兩朝綱目備要

六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一

寧宗

嘉定元年戊辰春正月戊寅臺諫請梟韓侂胄

右諫議大夫葉時殿中侍御史黄疇若監察御史章燮余嶸鄒奕上言侂胄專政無君僭上不道乞梟其首領置之淮甸積屍叢冢之間以謝天下詔答以已重施行章已再上御筆以未欲輕從荅之

兩朝綱目備要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詔求言 案本紀求言之詔在辛巳

詔曰朕以眇躬獲遵洪業所期恭己治可致於無為乃昧知人失浸成於偏信自奸臣之怙勢畏公議之靡容屏蔽聰明排斥忠直利害莫從而上達威福自得以下移逮茲更化之初亟出求言之令倐再踰於月律猶罕見於奏封豈習俗相仍激昂者寡抑精誠弗至顧忌者多厥今百度未釐二邊未靖人才乏而未究搜羅之術民力困而未明惠養之方救此弊端

寧無良策乃若箴規主失指摘奸邪人所難言朕皆
樂聽儻有裨於事實詎敢吝於褒章其或過差務從
寬假凡我縉紳之彥曁于芻蕘之微久鬱之懷諒欣
聞於申命竭誠以告庶共底於丕平

乙酉集議韓侂冑函首事

先是壬午監登聞鼓院王柟自河南通書回持金人
行省牒赴三省樞密院求函首詔侍從兩省臺諫集
議以聞丙戌臺諫又以為請詔三省樞密院詳議上

壬辰史彌遠知樞密院事

許奕使金

以起居郎充通謝使吳衡副之

二月戊申追復趙汝愚職名案戊申在二月原本脫去今添入

復觀文殿大學士謚曰忠定

詔改正韓侂胄事迹

命史官自紹熙以來改正以其冒定策功也

壬子賑流民

詔臨安府賑濟

甲寅雪

戊午再竄程松

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

甲子罷劉德秀遺表贈官

是月郴州黑風峒寇為亂

黑風峒者在郴吉之間而地屬桂陽縣有羅孟二者

名世傳其酋首也至是世傳出掠省地已而受招詔

補承節郎世傳之犯省地也郴州舉人李元礪嘗助官軍擊賊元礪曽曰人以武斷鄉曲羣盜皆畏之比世傳受招諭功行賞而元礪不及遂去為盜盜推為帥時江湖方艱食饑民及汰去之兵多附之遂至數萬

三月戊子下戒飭詔

詔曰朕臨御以來仰遵累朝恭儉之規菲食卑宫躬行以移風俗而志勤道遠觀感未孚况姦倖美權故

相同惡上下交利賄賂公行監司郡守並相倣傚貪

婪無厭狼籍已甚朕方厲精更始申加訓飭以儆有

位繼自今各務精白一心以承至意其有緣公濟私

尚為故態必罰無赦尚其戒哉

復秦檜王爵贈諡

以復議講和故也

辛卯詔梟韓侂冑首於兩淮

前二日王柟自軍前再還行在議以韓侂冑函首易

淮陜侵地翌日詔侍從及兩省臺諫赴都堂詳議限一日聞奏於是議者皆言和議重事待此而决則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是日有旨依奏遂詔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斲侂胄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壬辰降黄榜于臨安府兩淮荆襄四川曉諭癸巳宰執咨目諭諸路安撫制置司以函首事

丁酉謝奕使金

以起居郎克通謝使

汰鎮淮軍

始淮南兩漕司招輯邊民號鎮淮軍多至十餘萬人日給錢米巻悉視効用所費甚廣既不黥涅漫無統紀久之廩給不繼公肆剽劫嘉定改元卯宻復為江淮大使朝廷慮鎮淮或生它變遣宗正丞常褚叔度奉使措置且就令商度宻乃先隨雄淮所屯分隸逐州守臣節制尋奏以淮東人數少令帥漕任責揀汰除願歸農外僅存八千餘人剌其半充効用以補鎮江

大軍及武鋒軍闕額淮西人頗衆合六萬餘人乃委
制司屬官陳師文同漕臣張頴揀刺二萬六千餘人
充御前定武軍分為六軍各置統制自是月省錢二
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餘石而定武亦成軍伍淮西
頗賴其力焉 此事不得其月日姑附于此
是春皇子堉生
閏四月癸未薨追封肅王謚曰沖靖 先是詔吏部
太常寺討論贈官典故吏部引國朝會要元豐四年

鄆王偶政和三年漢王椿故事贈太師尚書令追封
肅王倪思時以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引治平二年王
珪等議皇子以師傅名官於義未安乞止贈尚書令
詔從之　李心傳曰吏部太常固失之而倪正父所
奏亦未盡也乾道中省三省長官易以左右丞相則
所謂尚書令者蓋無此名矣乾道三年孝宗少子恪
贈淮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邵王此近事
且最為得體而議禮者皆不及之蓋弗深考耳三年

十一月皇子復有維垣之贈給事鄭應龍言子為父

師於理不順然前是諸皇子或已贈太師矣應龍俄

以親老求去遂除次對守泉州云

利州兵老小喧鬨

關外諸軍月糧有支正色者有支估錢者是月王喜

為沔州都統制以糴貴糧之下令正色米每石以二

斗坐倉於是總領所乃優潤估錢予之謂如支天字

厫則按舊籍収糴之時每石六引即於上加搭二分

作七引以二分為優潤其實市直乃十餘千一斛之
錢僅能糴其半利州軍士方出戍其家屬在營者皆
怒二月七日南倉當支糧未及畢衆共訴于統領官
王興祖曰汝自見總領白之於是突入總領所近千
人總領陳咸方謁客未還其屬官皆遯去無與酬應
者衆益忿適總領所修廨舍衆共取椽桷數百執之
其一人陞廳事取更鼓擊之遂徑趨宅堂咸之家人
悉登城以去匿會節樓衆又逐之有茶酒卒以瓦石

自上擲傷數十人衆乃止咸聞變渡江入西倉與祖
隨徃白之然後入城彈壓衆始散去宣撫司聞之遣
沔州中軍統制官朱邦寧來究其事既而以其方出
戍不敢治但誅擊鼓者一人又有墁匠一人導之以
入於寢所得其刀與一屨亦斬之王喜素愛興祖故
但降為隊將尋以招成州亂兵復故職事聞朝廷為
降詔戒諭諸軍
夏四月丙辰詔科别群臣奏疏

詔後省科別可行者以聞

贈彭龜年職名

寶謨閣直學士

落李沐寶謨閣學士

戊午真德秀論和議

德秀時為太學博士上書曰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陛下為之旰食焦勞者二年於兹矣天啟睿謀迄殄元惡尋盟繼好休息有期豈

非天下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竊謂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雖僨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啟其嫚則為和也難況敵人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人之首而吾亦曰

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朝流徙之民承命惟謹曾無留難竊揆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金人得以閒吾之情而滋嫚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耳所以圖制方來者猶可謹其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力以待可為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之尋盟於金臣不知姑欲養其事力而待可為之機乎抑將聽

命於敵而圖苟安之計乎勾踐之行成於吳也盖恐恥以志仇讎之復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二十年間蚤朝晏罷卧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詘辱一時迄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盖委國以爲仇讎之役而非用權以求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暮棄謀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旦絕鄰國之援撤防弛備冀秦之矜已而不加兵奚異委肉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

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是六國哉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是則當以越之事為法而以六國之事為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者不觀敵人之動靜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為相盡更王安石獘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號為更化矣而敵之桀驁亡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為尚有可思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竄殛

柄臣之始不惟四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竦然易視矣誠使剛健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為之志益加於舊則國勢日强敵自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紛紊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更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況夫彼之待我者方驕我之恃和者太重一介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宴安鴆毒之禍

作浮淫冗蠹之事興彼方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聲勢寖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爭之端而吾徬徨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為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為權宜以脩德行政為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敵情之難保禍亂之無日蒐討軍實申儆邊防凜然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虞不弭者未之有也

閏四月壬申雨雹

旱

癸未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闕雨州縣决繫囚

釋杖以下辛卯禱于天地宗廟社稷癸巳減常膳乙

未蠲兩浙闕雨州縣貧民逋賦復命大理三衙臨安

府兩浙州縣决繫囚丙申幸太乙宫明慶寺禱雨

甲申詔皇太子侍立朝殿

詔曰朕更化厲精祗若古訓為萬世長策先圖其大

者皇太子温文粹美學問夙成欲使與聞國論通練
事幾以增茂儲德二三大臣各兼師傅賓僚用伸羽
翼之助其相與叶心輔導成朕愛子之義以綿我家
無疆之慶是惟休哉自今每遇視事可令皇太子侍
立宰執赴資善堂會議　乙酉錢象祖兼太子太傅
衛涇雷孝友林大中並兼太子賓客　是月丁亥皇
太子出居東宮
丁酉詔求言

旱故也詔曰朕惟祖宗傳序之重祗懼靡遑而自去
歲以來蝗蝻為災冬既無雪春又不雨夏且半矣祈
禱不應天災流行固亦有之在於今茲關繫實重邊
鄙甫定流徙未復漕運不至米價日增尚失歲事何
以保邦傳不云乎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播告中外
凡朕躬不逮朝政闕失田里愁嘆軍民疾苦盡言無
隱朕將採而用之無小無大惟既乃心稱朕意焉
五月辛酉親試舉人

賜禮部奏名進士鄭自成等四百二十有六人及第
出身有差
甲子太白經天
蝗
乙丑減常膳丁卯詔侍從臺諫條上闕政監司守令
條上民間利害以聞六月乙酉禱於天地社稷七月
壬戌詔三省條上寬卹未盡之事八月戊辰出豐儲
倉米賑貧民

六月庚午金人歸大散關辛未歸濠州

又歸隔芽關

乙亥衛涇罷

行御史中丞章疏也

甲申林大中薨

以簽書樞密事薨于位

丙戌詔舉邊守

詔侍從兩省臺諫舉沿邊守臣

辛卯史彌遠兼參知政事

秋七月辛丑賜呂祖泰官

先是祖泰以上書忤韓侂胄配欽州牢城至是改正

過名特補上州文學尋改授廸功郎監潭州南岳廟

癸丑卯宗同知樞密院事

甲寅許奕歸自金

以通謝使回是日入國門

八月辛未卯宗薨

于江陰之里第

甲戌議楮幣

侍從臺諫兩省詳議會子折閱利害　自曾從龍為

版書欲急見理財之效始與提領會子庫官陳彌祚

共議依川錢引例立界每界一千萬緡兩界相沓行

之久矣其後每界增為千八百萬緡至第七界又增

為二千三百二十三萬緡開禧用兵又依四川例亦

以三界通行而第十三界累增至四千七百五十八

萬九百餘緡民間折閱滋甚

辛巳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樞密院事

丙戌詔考訂民間利害

詔禮部侍郎許奕起居舍人曾從龍考訂監司守令所條民間利害擇可行者以聞其未條上者趣之

甲午賑江淮流民

出米二十萬石賑糶尋又出安邊所錢一百萬緡命江淮制置大使司糴米賑饑民

九月己未和議成

先是金遣諭成使完顔侃喬宇來辛丑入見至是以

和議成諭天下

乙丑大風

降德音

于沿邊諸州

是秋背嵬軍謀為變不克

沔州背嵬軍謀以九月二十八日安資政生祠落成

之日舉事已結連劍利諸軍矣前一夕安公家人夢
廳事下有坐甲者數百是日安公心忽動俄有告變
者捕為首八人誅之隆慶府後軍統制官張林知其
謀命憲臣宋正仲鞫實獄成當死詔以其有誅叛之
勞奪防禦使除名嶺南覊管云
冬十月丙子錢象祖為左丞相史彌遠為右丞相雷孝
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婁機參知政事樓鑰同知
樞密院事

己卯褒録慶元上書楊宏中等六人
宏中徐範張衜各循一資周端朝林仲麟各免文解
蔣傳已亡詔以束帛賜其家
辛巳加配蔡璉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樓鑰等狀看詳到朝散郎監
都進奏院趙崇憲等奏乞辨雪父汝愚讒誣等事一
疏內直省官蔡璉最為可誅方汝愚與彦逾謀違意
於郭杲是時蔡璉從旁密聽本欲漏泄幾害大事在

法當誅正以危疑之時不欲盡行姑從決配以從輕
典後乃自配所逃入都城投匭誣告幾致興羅織之
獄陷害忠良當時全臺曾入章疏於是彭龜年追三
官勒停曾三聘追兩官蔡璉誣罔尤不可恕欲乞朝
廷將蔡璉坐以逃入都城之罪更與加配奉聖旨依
看詳到施行照得蔡璉於紹熙五年八月內准指揮
特決脊杖二十刺面配千里外撫州牢城收管於慶
元五年二月內放逐便於嘉定元年四月內與降等

比換進武副尉吏部供到蔡璉因磨勘現轉承信郎
監江陰軍江陰縣令節犒賞酒庫奉聖旨蔡璉追毀
出身文字除名勒停加配贛州牢城
十一月戊戌四川收兌九十界錢引
先是四川錢引以二年為界每界書放之數止於一
百二十五萬崇寧後陝西邊事起泛印增多而引法
壞大觀間盡罷之仍詔以天聖書放之數為準建炎
初張魏公浚出使復以便宜增印自後因仍不已至

嘉泰末兩界書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緡通三界所書放視天聖祖額至六十四倍嘉定初每緡止直鐵錢四百已下議者患之總領財賦陳咸乃與僚屬議出庫筦金銀度牒與民収回半界金每兩直六十緡銀每兩六緡二百度牒每道一千二百緡度庫筦所藏可直一千三百萬議論凡數月至是忽行下諸州聽民間以舊引輸官課及赴利州市金銀期以歲終官司毋得受榜出民間大驚先是總領所歲受諸州縣

金銀例多虧下其補虧之數乃以錢引折納另項收
支而庫莞金銀虧下如故民間頗知其事又四川諸
州去總領所遠者至千數百里而期限已廹往來或
不及且受給之際吏縁為姦折閲已甚於是單丁弱
客皆不敢行一引之直僅售百錢咨嗟怨泣其聲載
道後旬日制置使吴獵知之乃揭榜除收兊一千三
百萬引外其餘三界依舊通行使用又檄總領所分
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兊舊引民心稍定時宣撫司

方與總領所比故移書東南以為獄沮壞其事論者亦但謂錢幣專屬計臺制司無所預繇是不直吴獵云

庚子四川初行當五錢（案本紀四川行當五錢在十二月庚午）

時陳咸總領財賦患四川錢引增多乃即利州鑄大錢以權其獘三年夏制置大使司欲盡舊引乃又鑄於卭州焉利州紹興監錢以聖宋重寶為文其背鑄利一二字又篆五字卭州惠民監錢以嘉定重寶四

字為文其背鑄西貳二字又篆五字兩監共鑄三十萬貫其料例並同當三錢時議者恐其利厚盜鑄者多而總領所方患引直之低則曰縱有盜鑄錢輕則引重是吾欲也方錢之未行也眉人有里居待次者又欲創一監於眉州論者以為丹棱雖產鐵歲額不多而本郡又無薪炭眉山之人亦以為不便上下騷然數月乃罷由是止鑄於利邛二監焉

戊午史彌遠去位

丁母喪也癸亥皇太子請賜彌遠第于行在令就第
持服許之彌遠辭第亦許之　明年十二月壬辰遣內
侍趣彌遠還行在賜第
乙丑李大用謀為變不克
大用利州忠義人也初大用與其徒結集屯駐諸軍
欲以其日舉事先縱火焚倉庫然後殺總領刼掠財
賦又殺轉運判官及兩統制據城為變部分已定其
徒趙吉懼事不濟詣總領陳咸告之捕得大用十二

月戊辰也即教場杖殺之其徒死者八人賞吉錢千
緡送蓬州養老吉行至葭萌縣大用之黨追殺之裂
其屍棄之於道取其錢而去始大用之謀變家子欽
時為總領所主管文字前一夕本所幹辦公事楊君
玉來見坐定屏人探囊中一頭巾示子欽曰軍中有
人謀變以此為號知之否子欽問如何曰以巾帶結
于顱下者無患不然必不免子欽笑曰安有是事索
酒飲之令去翌日子欽以語節制軍馬侯顒顒亦未

信子欽曰雖然不可不備第令人密察之勿張皇也頤乃遣左右親信者物色其事會大用亦疑事泄乃詰總領所自陳總領陳咸詰之大用曰某河池人始破産萬緡從軍程宣撫揆以忠義統領官意謂功名可以立致不意朝廷罷軍汰遣某輩某僅得支犒二十緡欲歸則無家欲留則無食自度不免一死計出無聊乃至於是咸復問汝將何為曰欲殺監司守將上閉潭毒嶺下閉劍門關自立為利王姑逭歲月耳

咸不俟其言畢命引之退及對吏自通所結連之士北自三泉南抵綿劍其數甚衆咸命杖殺之不敢竟也子欽嘗見具獄宜得其詳子欽又言宣撫司初令川路造麪碁子至軍前不果用遣戍卒負之以歸卒多盜食者總領所命以谿見糧士洶洶且為變子欽以白咸盡捐之乃止事在開禧三年六月

丙寅錢象祖罷案本紀錢象祖罷在戊辰以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行監察御史章疏也

賊李沐
再奪三官信州居住
巳夘黎州蠻蓄卜寇邊
沉黎自慶元乙夘以後無邊事者且十年至是彌羌
蓄卜忽自惡水渡河入寇破州之硐子寨邊事自是
再起先是蓄卜之弟悶巳至三衝為人所殺部將趙
鼎總轄官魏大受懼生事脅寨之土丁以骨價錢三
千三百引償之時紹熙五年也有白水村者青羌往

來渡頭也其民舊與青羌交通慶元元年郡從之安靜寨青羌不以為便迄還之白水時開禧已二年矣既而蓄卜又言大受嘗以袍印許之而不獲欲與青羌偕往邛部川（案宋史作邛部州）假道女兒城以入寇寨言于州乞以財帛遺都王母令假道守臣楊伯昌從之（案宋史守臣楊子謨以貲遺其都王母俾母假道）開禧三年二月六日壬子也今年秋蓄卜遂以兵至三村總轄官董忠顯連告急伯昌命嚴兵待之俄伯昌名去朝奉郎趙公庇代

為守聞羌人且至遣禁兵八十偕土丁往拒之兵至茆坪而蓄卜已渡河軍丁迎敵不勝庚辰攻茆坪寨官軍射退之遂掠三松鼇砂横山三增白羊諸村殺人民掠財貨蓄卜又進據茹山而安靜艮溪茆坪谷堆諸寨皆為所隔公庀亟遣西兵正將黨壽（案宋史作黨壽）以所部七十人及土丁俱往策應壽輕敵徑進癸未戰于茹山官軍失利義勇隊官二人戰沒西兵死者四十人土丁六人郡又盡調西兵禁兵之未發者命

興化府後軍統領王光世將之以行是日羌人自茆坪寨下以皮船載生兵渡河寨官李茂引兵至河際射之一舟八人俱溺光世以羌人勢盛憚之留屯三衢不敢進羌人焚掠既盡戊子渡河南歸光世乃偽走捷旗稱會合兵丁趕逐羌賊道路已通時並河諸村生業既無遺矣制置使吳獵纔聞之庚寅遣義勇軍統領張師古以所部二百人赴州捍禦師古至則屯三衢而光世進屯安静寨時邊報不一而在城之

兵調發既盡乃募强壯三百人號曰敢勇俾往邊頭應援命軍事推官程伯雄充軍正統之以行伯雄舟稜人也茆坪寨與邛部川女兒城隔河為境伯昌之在黎也蠻地饑荒女兒城崔太者有請伯昌歲以米十五斛贍之公庀至州斬而不予女兒城蠻因以藉口乃借蓄卜路使之入寇既而諸司聞其事復命予米如故然無及矣

是歲置提領拘榷安邊錢物所案本紀在閏四月辛未又黃疇若傳拘榷作拘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時甫廢國用司而伍胄及諸閹省吏之家貲財皆已籍錄黄疇若為殿中侍御史請籍此名遂命與戶部侍郎沈詵同領其事即御史臺置局又以宰屬一員同領仍許疇若不拘常例到堂疇若等請鄉監一員提領安邊庫朝士二員為拘榷官仍揭榜募人言拘榷事許之其後會其入歲得七十萬緡專充金人所增歲幣其田宅契券皆藏之御史臺庫命臺官一員

典領局罷疇若已下皆進官

金主璟卒允濟立

璟以淳熙十六年立在位二十年無子而雍之諸子

惟允濟在故立之雍即葛王裒也淳熙元年更名雍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二

寧宗

嘉定二年己巳春正月庚子詔條陳節用事

令內外有司條陳

丁巳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樞密院事

庚申詔舉監司郡守

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治行尤異者二三人

二月庚午黎州蠻蓄卜寇邊

蓄卜又犯艮溪寨案宋史作良溪寨官軍與戰敗焉先一日軍正程伯雄引兵至安靜寨翊旦羌賊自聖婆城下引兵二千過河後軍統領王光世自前寨遣兵援之衆寡不敵皆為羌兵掩殺後二日壬申伯雄遣大兵千餘人拒敵西義勇陣于山下禁軍義勇次之土丁義勇陣于河濱布陣甫畢羌人已逼箭鏃皆無所施

賊先攻西義勇將官鞠忠引衆走陣遂亂禁軍義勇悉為所圍將軍曹适戰死賊乘勢逐官軍至寨下兵丁死者八十餘人後二日羌賊乃歸制置司聞之復遣興元府右軍準備將劉信將移屯兵三百往援合前後所遣義勇西兵凡九百命成都府總管武功大夫馮興統之而賊去遠矣四月戊寅先世以所部四百還成都府五月癸丑張師古以義勇還六月癸亥馮興劉信以移屯及西兵次第各歸七月制置司對

移趙公庀通判崇慶府十月丙子復遣本路兵馬鈐
轄傅諤往黎州捍禦節制諸軍時安觀文丙新除制
置大使乃以便宜命其子直秘閣通判眉州癸仲權
黎州兼節制軍馬

壬午詔訪稱提楮幣之策

詔會子折閱日甚侍從兩省以下各條上所見　三
月己酉詔民以減會子之價籍沒家財者有司立還
之

丁亥罷法科試經義
復六場舊法
戊子大風
是月熒惑入太微垣
犯左執法
三月丙申雨雹
庚申恤流民
命浙西及沿江諸州給流民病者藥

夏四月蝗

乙丑詔諸路監司督州縣捕之

戊辰汰濠州忠義人歸農案民兵之汰汝廬濠三州不止濠州也

自開禧用師而淮襄之間忠義民兵有名籍于官者甚衆合錢米計之歲用約有六十緡而養一兵其視正軍之費無幾矣嘉定再和首議汰遣先是邱崈為江淮制置大使已汰雄淮軍五六萬然民兵未盡去也何澹繼之次第散遣至是澹言本司近放散廬濠

州忠義二萬五百八十六人各令歸業雖所費為錢
三十二萬七千餘緡米六千餘石而每歲却省錢二
百十三萬餘緡米一十一萬三千餘石人人望闕謝
恩懽呼而去有田之人預於江南經營牛種其無田
者多入城市開張店業此乃本司幹辦公事徐翦體
國任事之力望賜推賞詔翦特遷一官權知濠州
其年六月辛卯京湖制置使李大性亦言昨有剏招
軍額團結忠義休兵之後依舊支請廩費廩給已分

委官屬前往放散開落計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三人

詔羿諭未幾沿淮盜賊剽刼滋起言者謂此皆前日放散之人則所謂歡呼而去者殆樂而去為盜耳請罷翦𢷬郡追所遷官七月癸巳從之是時所在揀汰民兵既無所歸後多散而為盜於是命每郡擇其豪首一人授以兵官使之彈壓由是其黨帖然江淮川蜀諸司所措置皆莫之及也

辛未詔條明堂冗費

詔有司條上

都城疫

先是三月壬戌出內庫錢十萬緡為行在貧民棺櫝費至是甲申又賜行在諸軍死者棺錢

戊子賜楊震仲謚曰節愍案本紀震仲之謚曰節毅

五月丙申史彌遠起復右丞相

旱

丁酉詔諸路監司決繫囚劾守令之貪殘者

戊戌羅日愿謀為變磔於市

羅日愿者江西人閑禧用兵以策干韓侂胄借補至訓武郎充忠義軍統制侂胄既誅其黨閩人劉鐸為浙西提刑司檢法官坐口語送大理其詞頗連日愿朝廷恐其枝蔓不復治第流鐸於湖南日愿不自安且鬱鬱不得志寓居臨安之沙皮巷交結惡少是年春二月熒惑入太微垣犯左執法日愿謂主宮庭及

大臣有咎遂與殿前司中軍訓練官楊明及其徒徐濟趙珉等合謀以收黑風峒為名聚衆為變約侯史丞相過江日令步軍司前軍揀汰軍校張興等藏匿亡命千人於舟中俟百官迎謁於浙江亭舉火為號三路簇刀併上盡殺宰執侍從臺諫諸人然後以兵擁三衙軍直水門突入大内殺内侍王俞張延慶等四人劫請上御殿降詔賞軍以日愿為樞密使濟為參知政事濟士族珉歸正人俞大閹延慶内侍也楊

明者在御前伴射主率伴射官為內應而樞密院効
用士皇甫威臨安府府學生黃萬頃班直王麟御龍
骨朶直戴顯等各為日愿糾合徒衆部分已定有守
闕進勇副尉景德常者普州人以策干京湖宣撫司
奏補副尉至是在臨安三月丙申日愿令濟珉邀德
常共泛西湖至臙脂嶺以所議告之且許事成以為
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既而濟中悔遣同謀臨安府
學生黃君疇告其事不能達進武校尉殿前司選鋒

軍訓練官黃冲知日愿所謀欲殺之而未果德常乃
投匭上變黃由時知紹興府亦言其事下大理議者
欲掩覆其事於告變元狀不復付出侍御史陳晦連
疏論之獄成五月戊戌夜詔日愿凌遲處斬珉興威
萬順麟顯並斬罷役人李澤進勇副尉俣顯忠有蔭
人陳儻僧劉洪現百姓葛仲亮進義副尉殿前司訓
練官程銳並坐知情不告各決重杖處死已亥刑於
市庚子詔濟君疇冲各貸死濟配瓊州君疇循州冲

廣州臨安府學生范仲夔坐知情不告配新州日愿弟十二南恩州當直人唐佐容州自齊以下並杖脊刺配土牢日愿妻張杖脊送封州土牢編管日愿男蘇僧以年幼免決刺送吉陽軍收管右相時方辭起復又別奏待罪且言陛下昨誅鉏元惡臣獲賛英斷故其餘黨切齒執政雷孝友等亦以能薄望輕不足鎮服姦慝上章引咎皆優詔答之乙亥詔德常補武德郎賜錢三千緡白金五百兩同告人賈昂補武

翼郎賜錢二千緡白金三百兩以昴為臨安府兵馬
鈐轄德常為浙西路兵馬都監自餘或有詿誤誘脅
人未發覺到官吏不追究令尚書省降黄榜曉諭時
武安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趙淳已病是月十
二日以憂死遂以福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夏
震為威武軍承宣使代掌殿巖四年六月有武臣陳
大節吳仲哲者言曰願為伍胄報仇非大丈夫樞密
院使臣白彥通聞而告之大節坐編管泉州仲哲編

管建寧府云
庚子詔舉監司郡守
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有政績才望者二人以補郎官
之闕
蝗
辛丑命州縣捕之乙卯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
縣杖以下囚除茶鹽賞錢
癸丑詔以戶口為殿最

詔兩淮荆襄守令以戶口多寡為殿最

甲寅拘回舊會案食貨志是年以會子數多稱提無策十一界除已収換尚有一千三百餘萬貫十二十三界除燒毀尚有一萬二百餘萬貫此云明年春第十界方滿與史異

明年春第十界會子當滿朝廷先期命刑部尚書曾㬇等置局拘換於是與其寮奏言第十一界會子為三千六百三十二萬六千二百三十六貫八百文乞以鬻爵及出賣沒官田等諸色名件拘回舊會許之所謂名件凡九一曰打奪案奪當作套據志乳香每套一貫六百文乳香

錢約一百六十萬餘緡二曰出賣諸路沒官田價錢約一百二十二萬餘緡三曰出賣告勑綾紙補帖一千四百道計價錢四百四十萬緡四曰左右選轉官循資告九百四十道共約計價錢三百三十萬餘緡五曰封贈冠帔勑告六百道計價錢二十八萬緡六曰紫衣師號帖三百道計價錢三十萬緡案宋志是時詔發度牒七千道每道為錢千貫七曰副尉減年公據三百道計價錢六萬緡八曰拘催諸路已降未賣告勑錢兩項計一千四

百一十萬餘緡九日臣僚奏薦綾紙錢未見數後又
禁銅錢毋出都城於是行在會子每千為錢七百諸
路州縣纔得其半云朝廷知其壅積遂盡廢十一十
二兩界而以十四界新會收之　九月癸丑命吏部
郎官劉爚等審定中外所陳會子利害上于朝

旱

已未詔羣臣上封事庚申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六月
癸亥命浙西諸州諭民種麻豆毋督其租詔臺省及

諸路監司速決滯獄乙酉復禱於天地宗廟社稷己
丑命江西福建二廣豐稔諸州糴運以給行在仍償
其費七月癸巳命有司舉行寬恤之政五條乙未詔
凶荒州縣七歲以下聽異姓収養著為令己亥蠲信
陽軍荆門軍漢陽軍民賦壬寅命兩淮轉運司給諸
州民麥種癸卯募民以賑饑免役
六月辛卯汰新軍及忠義人歸農
語附見四月戊辰下

秋八月甲子行鐵錢於沿江八州

聽兩淮諸州民行使

乙丑安丙為四川制置大使

罷宣撫司　開禧末江淮用兵起邱崈守金陵留鑰崈嘗以簽樞督視軍馬於是趙淳已為江淮制置乃沿故事命崈為大使崈召以何澹代之澹始兼江東安撫俄申命兼大使如崈例已而罷四川宣撫又以安丙為制置大使兼知興元朝議以丙恩數視執政

故加大字先是程松趙雄皆以前宰執知成都止為制置使趙彥逾得執政恩例亦然今刱加大字蓋用澹例也舊例四川制置大使及制置使結銜皆在知府事上比安公降告其結銜乃在下亦非典故　初程松既道歸繳還宣撫制置二印朝廷以一皮筒遞付楊輔時安丙為宣撫副使以副使印嘗為吳曦所用慊之激賞庫有吳璘宣撫使印乃取用焉及輔改除制置使而宣撫印寄収成都官庫丙檄取之輔荅

以貴司自有副使印乃止至是丙改除制置大使檄
吳獵留制置印自用而以大使印送於丙於是二司
行事紛然獵審於朝有旨制置司事務併歸大使司
宣撫司事務歸安撫司獵對曰諸公獨不能為吾數
月地邪乃更稱四川安撫使及黃疇若入境獵又攜
制置使印至嘉定然後以送疇若其後言者劾獵狠
愎慢令蓋指此耳　沔州自誅曦後王喜王鉞薛九
齡皆以宣撫司便宜之命為都統制是秋王大才始

以荊鄂都統制改除入蜀大才過漢中自以嘗權招撫使不欲與大使講揩揖之禮安大使不從大才憾焉後因何九齡事大才以悖語至大使司詳具嘉定七年正月本條下

甲戌冊皇太子

丁丑皇太子謁太廟議者以太子名幬字遠被甲申又更名詢（案本紀太子更名在戊寅）自太子侍立而宰輔大臣並兼師傅賓客蓋用天禧閒故事

己卯黎州蠻寇邊

丙戌賑兩淮饑民

出米十萬石

九月辛丑合祭天地於明堂赦天下

丙午增太學內舍生

十員

冬十月丁亥補京湖廂禁軍案本紀補廂軍在丁卯

命制置使司募逃卒及放散忠義人以補其闕蓋以

放散人聚而為盜故也
己丑減房廊白地錢
公私並裁減十之三如淳熙故事
十一月辛卯朔張林等謀作亂不克
林為沔州統制謀亂事覺貸死除名廣州羈管
甲午修浙西水利
詔監司募饑民為之
乙未雪

以歲飢罷宴

是月郴州黑風峒寇李元礪作亂

元礪有衆數萬連破吉郴諸縣詔遣荆鄂江池大軍討之

丙辰徐邦憲罷

免知臨安府　是冬京尹復用士人徐邦憲時都城米價踴貴楮幣不通乞丐之人有羣攫餅餌于傳法寺前者陳侍御晦等全臺上章論守臣區處無策邦

憲丞句免章四上詔免兼知臨安府而命趙師睪以
兵部尚書代之蓋邦憲尹京亦纔五十四日也師睪
時以雜學士居吳門方具辭免學士蔡行之當草荅
詔奏言師睪之為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具也四典
京邑非臣所知不允必有褒語臣無詞以草遂止居
數日命復下乃出行之外祠而留直院元剛草荅詔
焉師睪燕王宮宗子也曾祖嘉國公令畯與蘇黃諸
人游父伯驌少有寵於德壽宮出入中禁待以家人

禮乾道末將命出疆淳煕中擢為部使者積官和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師羿第進士頗有吏才累更繁劇遭論罷自慶元迄於嘉定之初四典京邑皆以材選然多不過踰年近或數月輙復罷去臨安以宦者為承受府尹反奉之又事干宮禁非與北司深交則不能得其要領故必健吏乃克為之李壽翁嘗白大臣無所用乎承受而勢不得行蓋積習已久非一朝所能革矣

十二月壬戌賜李顯忠謚

曰忠襄

甲子宫軍與黎州蠻戰大敗

四川制置大使司統領官董炤等渡河與彌羌戰先是大使司命炤與統領官傅順正將李實以飛虎軍二百戍雅州安大使之子節制癸仲將至黎預檄本州令備船筏乾餱為深入之計至則遣實往安静相視山川形勢以為蓄卜之碉去大渡河甫三十里入

之易耳飛虎軍皆選士自謂無不一當十者故銳欲
渡先旬日節制至軍大犒士衆命熠統飛虎軍實統
禁軍及沿河諸寨土丁合千三百人以昧爽涉河分
爲三部山高箐深路險雪積蠻又於高山要害之處
起立石堋以俟官軍官軍或爲所壓既而蠻大呼突
出官軍驚潰逃入山谷蠻縱獵狗而隨之盡爲所掩
西兵被縛者六七十人土丁又倍之日暮熠先遁歸
實爲蠻所圍數日乃得脫繼而禁兵土丁亦有竄歸

者節制復還黎州熠留守安靜吳獵時已罷制置猶未行乃揭榜黎州戒以不得輕舉傷國威重獵嘗已薦公庇故其敗事不以聞會大旱詔近臣條闕政許成子時為禮部侍郎因論黎州守臣撫御失當而按劾不加務存大體無怪乎上干陰陽之和如此其極也疏入公庇降二官放罷朝廷方議擇守會聞大使司已遣官節制乃亟命朝奉郎通判成都府何德彥知黎州節制軍馬用金字牌遞遣行其年十二月甲

申也於是節制自舊寨歸留統領官傅順董炤軍正
程伯雄在後寨捍敵
已巳賜朱熹謚曰文
太常博士章徠初議謚曰文忠考功郎中劉彌正覆
謚議曰謚古也複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
苟當於行一字足矣奚複哉其議畧曰六經聖人載
道之文也孔氏没獨子思孟軻氏述遺言以持世斯
文以是未墜漢儒於經始采掇以資文墨涉隋唐間

河汾講學已不造聖賢閫域最後韓愈氏出其文近
道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氏而明子思孟軻之死
此道幾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橫渠二程子發其微
程氏之徒闡其光至公而聖道爗然矣初太常議以
文忠謚公按公在朝廷之日無幾正主庇民之學鬱
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合文與忠謚公
似是而非也有功於斯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
得謚文而得之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不得

為醇其事業亦有可恨大年政復文士耳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評韓愈爲文人非也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晩爲韓文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與請以韓子之謚謚公從之乃謚曰文

乙亥詔諸州毋糴職田租

是歲諸路旱蝗

揚楚衡郴吉州南安軍盜起

關外諸將私役諸軍

關外諸軍多爲諸將私役其間軍士有因食貧而爲手技者則又拘而使之否則計日而責其工直以故士日益貧家子欽是歲知金州遇歲杪有軍士夜揭民居之楮鏹者爲廂巡所縛子欽恠而問之曰某粗能抄紙本將日責抄紙若干張未嘗給其直也計無所從出故至是耳子欽憐而釋之金州惟西門一軍頗富盖其壁壘在崇岡之上家有荒田始鋤之以植

菜久而知其利也則更之以粟麥歷年既久墾植益勤遂以足食乃知屯田誠為大利要在使其樂為之耳

嘉定三年庚午春正月甲辰詔招諭羣盜

詔曰朕以眇躬君臨方夏明有未燭德有未孚頃緣奸臣妄開邊釁科役繁重人不聊生旱蝗頻仍吏不加䘏使吾赤子皆轉徙而無依而彼奸民因誘脅以為暴靜言致寇敢昧責躬近而淮楚兩郡之間遠則

江湖數邑之地生齒遭其蹂躪室廬致於毁焚惕若
興懐為之旰食今禁旅揚威而並進鄉豪戮力以争
先震疊無前蕩平有日言念脅從之衆豈皆好亂之
氓與其假息以偷生孰若轉禍而為福今則宏開禁
網誕布寛書推予不殺之仁畀爾更生之路儻復舊
業即為良民尚惟郡縣字人之官共宣朝廷惠下之
澤亟蘇民瘼庸副朕心其楚衡郴吉州南安等處盜
賊惟捕渠魁外其餘脅從並行原貸許以自新

詔戒監司守令

詔曰歲比旱蝗民食不登捐瘠流亡良可哀痛朕蠲租發廩日夕惴惴惟恐賑卹弗及亦冀在位有以分朕之憂而監司守令鹵莽具文未副朕志其能按察而無拘攣歟撫字而無刻剥歟不然何吾民不安業而恐為盜賊之歸也繼自今以體國為心以舉職為能旌褒遷擢朕不汝靳其或緣奸作邪營私自豐俾上德壅於下下怨叢於上厥有常憲斯言不渝毋忽

丙午雨土

癸丑雷

二月辛酉黎州蠻復寇邊

羌人自艮溪寨下用皮船渡河攻相嶺寨統領官董炤引所部兵百餘由寨後突出禦之賊登堡子城炤又逐之賊自旦至晚不得食走之河岸衆已疲矣西漢地土丁知賊飢困欲馳下勦之炤恐分其功戒土丁毋得進會日暮炤移泊董地寨夜羌人秉燭過船

若將遁者而滅炬載兵以來詰朝再戰賊兵數倍炤
不能支賊乃拔兵而去後五日丙寅新守何德彥至
州視事安癸仲還眉州又十日總管馮興以制置大
使司之命部西兵三百至州賊不復出黎州舊有棟
丁二千義勇二百德彥至乃核實丁籍擇其少壯者
千四百四十為棟丁餘四千二十九為行丁又增招
義勇二百人月增支米三斗醬菜錢一千通舊為錢
八引西南極邊六寨董地相嶺新舊安靜聖婆城艮

溪舊以飛山及州禁軍更戍地多烟瘴戍者憚之德
彥因命所增二百人將家分戍六寨罷飛山義勇之
更戍者三百人減中右軍更戍者之糧而以其錢為
增兵之費報可是年八月癸酉也時沉黎賦入至薄
總領所歲以蒲井鹽千八百桶贍之軍所需皆仰給
於邛雅乾道癸巳邊隙一開始以州鎮火牌戶及沿
路居民遞運四千石上邊謂之短運慶元乙卯吐蕃
入寇郡始稅戶人夫徑行三百里謂之長運至是蓄

卜連年入寇夫運益頻遠近之民俱懼其擾矣

丁卯配籍贓吏

前知崑山縣徐提之縣丞范大雅犯贓刺面配英德

府賓州仍籍其家

壬午命王居安督捕洞寇

三月己亥又命曹彥約知潭州協力督捕先是去年

十二月壬申徙煥章閣待制知隆興府趙希懌為龍

圖閣待制知平江府至是又遷寶謨閣待制知潭州

史彌堅為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而權工部侍郎王居安為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兼節制兩路軍馬三月巳亥又以朝請郎湖南轉運判官曹彦約為直秘閣知潭州兼權轉運司事居安字簡卿黄巖人進士高第韓侂胄死之日自館職擢為諫官俄以事改起居郎又坐它累奪一官罷去江淮盜起復官知太平州除直龍圖提點浙西刑獄公事甚有風采乃召為工部侍郎使之平賊彦約字簡夫南康

人知名士也開禧末除知澧州未上會金入淮漢簡

夫攝守漢陽堅守不動用是遷兩官提舉湖北常平

公事又遷提刑簡卿至江西賊方四出廣帥廖俁遏

其入嶺之路賊遂出没洪潭間頃之又移梅嶺摧鋒

軍擊賊者殲焉

三月丁酉蠲逋負

都城及荒歉諸州民間逋負悉蠲之

庚子賜彭龜年諡

曰忠肅

甲寅捕殺楚州賊首胡海

久雨

丙辰釋兩浙州縣繫囚四月乙丑決行在繫囚釋杖

以下

是春四川制置大使司收錢引

陳咸逢孺既收錢引半界而引直僅為鐵錢五百有

奇若闕外用銅錢則每引止直百七十錢而已制置

大使安觀文丙患之是春議欲復收半界提舉茶馬張震首出馬價寬剩錢三百萬緡為助大使司益以二百萬緡既而遂欲盡收九十一界錢引二千九百萬緡其千二百萬緡合諸司之力餘千七百萬緡令民間每百引貼納三十引收兑逢孺謂三年三兑失信於民且貼頭太多民有折閱之患不如量力止毀九十三界新引千二百萬緡如此止餘兩界通行公私皆受其利安公怒即榜諭軍民以為九十一界錢

引係前宣撫程松增印五百萬道所以錢引價低軍民皆受其弊使司令措置與茶馬兩司收鑿五百萬外餘二千四百餘萬合係總領所以新引收兑自七月十七日以去如支軍人折估並合以新引支遣如欲支舊引即合支貼頭錢所有九十一界錢引自十月以去斷不行使檄至逢孺堅持不行安公益怒六月辛酉逢孺未視事有御前軍四人直入吏舍縛都副吏三人以去逢孺愠即以印付屬官稱疾申大制

司乞致仕先是誅曦之歲副宣司遣官刻刷四路錢物得五百萬緡以助總所贍軍既三年矣至是或言自講和罷兵減汰之後用度日省總所歲計已是有餘當還制司前日所寄五百萬緡以備對鑿其參議官毛璞等調護久之卒允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萬緡其千二百萬緡以茶馬司羨餘大使司空名官告總所椿管度牒金銀對鑿餘以九十三界收兌又刱造九十四界錢引五百萬緡以收程松所增之數應

民間輸納者每引百貼納八千葢二司之説並行然總領所收兑舊引皆以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銀三分銀色下而秤虧官吏因以為利其實每舊引百貼納二十引乃得之應民間已用舊引輸官者總領所復却還令兑新引卒不能守其初約也所謂大制司二百萬緡者其半以三路鹽井戸月額每三萬斤科責不理選限將仕郎一道計直千緡三路十七州共責一千道計直者萬緡其半則以給賣没官鹽

井舊民戸没官之井自建炎以來依坊場法召人投買除引息土産税錢外量增課息嘉定元年逢孺始從總領所榜賣給為永業得錢數十萬緡至是大制司以為計司逮於求售酬未當直再召入實封投買又得錢近百萬緡初下令悉輸舊引于官以充對鑿之數後潼川劉師文申明復令自十二月以後盡輸新引蓋自元年三年兩収舊引凡二千五百萬緡有奇而引直遂復如故向使計司非有椿積金銀之富

又安能收此泛濫不行之券乎今四川諸郡歲輸黃金千五百兩銀十六萬餘兩而總所大率有收無支掌計者謹視而善藏之則子母相權引法終不壞矣故詳志之

夏四月癸亥李元礪犯南雄州

游騎至韶石會江湖諸司言元礪請降而王簡卿未有所白乃少俟之既而簡卿言元礪降書侮嫚有甘罰錢之語賊既不能入廣復犯江西起復奉議郎知

吉州史定之彌堅兄子也當未至官時賊已大作及是詔定之量易內地一等州郡差遣而命簡卿兼知吉州時池州副都統制許俊江州副都統制劉元鼎皆在江西頻戰不捷簡夫親與賊戰亦失利案本紀許俊劉元鼎曹彥約之敗俱在六月

丙寅詔恤殘破州縣

民經賊蹂踐者監司守臣安集之　五月淮賊悉平

詔寬恤淮東殘破州縣

戊辰賑行在軍民

出內庫錢二十三萬緡

五月甲辰詔看詳封事

去年旱蝗百官應詔封事兩省擇可行者以聞

乙巳命督捕海寇

行下沿海諸州

戊申經理兩淮屯田

庚戌以江陵忠勇軍隸御前

久雨

癸丑發豐儲倉米賑貧民　六月壬戌命有司舉行寛恤之政十有九條

是月追贈朱熹官

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徽國公　淳祐元年帝幸學以熹列于從祀

贈處士蔡元定官　案宋元通鑑在二年

贈廸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憫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元定二子曰淵號節齋先生曰沉文公之高弟也號九峰先生沉有子曰抗號九軒能世其學擢第歷清顯終于參預天之昌蔡氏也至矣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己卯詔核實軍籍

三衙江上四川諸軍主帥核實欺冒者以贓論　王釜之總計也制置大使司奏乞減三路兵籍以八萬一千人為額有闕乞招填然兵籍舊為八萬九千人吳曦亂後僅存七萬餘人雖云減額八千若盡招填實增萬人矣會朝廷泛行下三衙江上及四川諸軍覈實詭填虛額遂止　三路官并舊法令人承揔自

軍興總領所已依官田法召人投買得錢數十萬緡
大使司以為未及價復賣之又得錢百萬緡入制司
激賞庫王釜以為失信檄止之大使司乃以計所負
制司廣惠倉米三十萬石言於朝釜之議遂格
秋七月辛夘禁增廣園田
癸夘定南班宗室員
為三十員
八月乙亥大風拔木

是月臨安府蝗

九月丙戌朔嚴陞差將校法

詔三衙江上諸軍陞差將校必以才藝年勞其徇私者臺諫及制置總領劾之

冬十月乙丑詔四川總領所毋受宣制案四川揔領舊屬宣撫節制

壬申雷

十一月癸巳賞楚州平賊功

乙巳議收浮鹽

遣朝士二人徃兩浙路與提舉官議

是月李元礪廹贛州南安軍

朝廷以重賞募人擒捕之

十二月丙辰詔安集流民

江淮諸司嚴飭守令安集

戊午婁機罷

丙寅趙師羼罷

師羼兔兼知臨安府軍器少監兼國子監司業陳武

免兼司業先是十一月間府民有因訟行賕者事連
武學生柯子冲盧德宣（案師龔傳作盧宣德）府命付理院械繫
之案上當贖銅七斤師龔為府尹書判各決竹篦二
十押出府城仍申國子監照會士論譁然以為不可
諸生乃陳詞于學官時曾準為武學博士劉靖之為
武學諭二學官為備申監監以申尚書省及御史臺
諫院府尹伺知之乃委罪於司理參軍趙師夔對移
錢塘丞兩推吏皆勘斷而臺省無所施行右學之士

遂諸都省投牒會史右相以所生母大祥給不入堂
假一月執政出語頗抑士士愈不平復羣稟司業及
學官學官往見二參預白之其詞皆支離而有怨意
雷孝友有豈應為兩士人罷一尚書之語乃見右相
右相亦謂不善平章激而至此於是監學以狀申都
省乞施行既而累日不報武學生周源等遂空學赴
監投牒繳納綾紙不肯歸齋其詞云竊聞韓魏公三
朝之元老不押班朝儀之小節當時臺諫論之直以

為跋扈不臣楊和王再造勳臣為國招軍誤刺韃官
當時臺諫論之猶以為當與齒路馬者同誅今來趙
帥不經本監不申朝廷輙取天子之學生撻之公庭
之下斥之國門之外其蔑視學校不有君父較之不
押班刺韃官之事輕重為何如況趙帥本權臣之死
黨奴事蘇周賄結貪相姦回駔儈暴虐貪殘實小人
之渠魁其視善類不啻氷炭當時譏之者曰姦邪誰
不附韓王師睪於中最不臧手拾骰錢詇寵婢身當

傳酒舞齋郎叩頭雅拜尊師且畫膝為書薦自強更
有一般人不齒也曾學狗吠村庄此皆小人之不屑
為在彼乃甘心為之更化之後前日黨韓之人誅斥
殆盡而斯人蹤跡詭秘獨能漏網朝廷所以技拭而
用之者特以小人有材或能辦事今既經年徒聞貪
酷之聲殊失期待之意尚書天子之喉舌京兆四方
之觀瞻彼方借叨非據偃然自大謂秦無人前此肆
無忌憚特為天子結怨於民今兩生之辱是為天子

結怨於士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源等
嘗具狀申監乞備申臺省又嘗訴于朝省訴于臺諫
待命數日杳不聞報源等竊恐朝廷以常程公事視
之竊惟祖宗二三百年養士之澤一旦掃地此豈小
故而趙帥不有朝廷不存學校履霜堅氷漸不可長
紹聖報復之禍尤可寒心源等不肯上負聖天子教
育之恩為國遠慮義激辭憤誓不苟生而欝勃之氣
竟無所伸諸生見幾而作多已告假所存無幾源等

亦何面目復為天子學生所有勅給綾紙隨狀繳納
其有未及將到者別狀申繳於是監學以諸生狀詞
繳申臺省且併乞罷黜武學二學官又偕國子監丞
孫礿博士林瑑簿俞建正張方錄虞萬太學博士姚
師皋臧辛伯正宣繒錄林垌俱詣宰執白之退即家
居待命其月十四日乙酉也是日府尹稱疾乞告詔
予五日丙戌太學之士亦詣監投牒其詞云竊惟祖
宗建立學校幾三百年所以崇獎士類靡所不至中

興以來高宗孝宗尤切加意今有事關國體傳之四方殊駭觀聽如武士柯子冲盧德宣初無罪累而臨安府守臣以私意羅織鍛錬令自誣服而又撻之公庭逐之國門之外始聞而疑之以為守臣雖横宜不至此已而信然乃求其說而不可得相與言曰撻辱一節曾申監爭曰無之斥逐一事亦嘗奏聞爭曰無之始為之大駭以為朝廷猶有紀綱臺諫猶有公論學校猶有師儒而守臣敢輙為此何也在學法生員

有過自有五等之規甚者乃始奏而行之然在祖宗
盛時天涵地育護養廉耻士不幸罹于咎者葢鮮惟
曩歳權臣得志之初始斥逐忤已者五六人雖然猶
未敢加以鞭撻也猶有待於畫旨也今守臣乃為權
臣之所不敢為是可恐也孰不可恐也右學諸生已
許之臺省且復相率而去矣竊謂文武雖分而道則
同學校雖二而體則一是用不避誅責冒犯申禀伏
乞備申朝廷敷奏施行無使異日天下誦之國史書

之曰守臣撻逐天子生員自今日始幸甚幸甚陳武
得之復為備申都省府尹聞乃上章待罪其自辯訴
甚悉而理終屈先是諸生既訟于御史臺而殿中侍
御林琰監察御史徐宏鄭昭先共議牒府第云請照
會士人所陳逐一行遣無為具文招惹詞訴而已及
事益激乃始奏劾獄官趙師夔以為不分明指定雷
列具呈遂致一等遭辱有傷學校事體乞將師夔罷
黜獄吏決配執政知士論不可遏丁亥晝旨府尹放

罷戊子詔獄官放罷二吏送浙漕司從杖一百斷勒
永不收叙而二人無所處分武再與二學官連銜申
乞罷黜巳丑尚書省劄下令學官安職士人歸學庚
寅陳武曾準皆供職辛卯省劄令吏切曉諭諸生歸
齋壬辰靖之乃趨學與武準面諭諸生而諸生之意
未巳監丞孫祐博士臧辛伯皆稱疾不入詔予告一
日十二月丁巳尚書省劄下令學官各安職守又劄
臨安府今後兩學士人或因公事合行追會先當申

國子監候報乃施行而太學之士復詣檢鼓院進狀
庚申學官連銜再乞罷黜又面見執政求去後六
日乃有是命於是曾從龍以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
人暫兼國子監祭酒劉爚自浙西提刑召為國子司
業王柟自吏部郎中兼右司郎官除將作監兼知臨
安府丁卯準與太府寺主簿金式兩易靖之與太社
令陳貴誼兩易趙書復引疾求去章再上不許而礿
出知漢陽軍辛伯涤差通判鎮江府凡紛紛踰月乃

定既而博士林瑑亦求去四年正月乙未除知興化
軍二月丙子復有旨趙書兼詳定勅令官閏月甲申
朔陳武兼秘書少監武聞二士被撻以足頓地曰辱
我同舍又語人曰趙書可罷武諭乃劉左史之子宜
有家法趙書既為諸生所攻明年竟以事奉祠而去
不復再入矣　御史臺奏臣等近據武學生周源等
狀訴柯子冲盧德宣為臨安府夏楚庭辱事本臺繼
牒本府照會士人所陳事理逐一行遣無致具文引

慈詞訴據本府申因鍾明遠法立約倚當張沂田產內得錢經營關節案內追到元經營人府學生梁子卓武學生柯子冲盧德宣等已據各人供招委有交涉本府照條定斷一時書判從輕闊略其推吏戴安禮等鹵莽不照體例分別致將柯子冲盧德宣與府學生梁子卓同行夏楚繼而本府舉覺係司理趙師夔對移錢塘縣丞戴安禮斷勒沈譙勘斷貽得上件事趙師夔身為勘官自合分明指定武學各有所屬

令乃雷列具陳遂致一等遭辱有傷學校事體况士子所陳非係重囚司理院却用第一等枷戴一囚帽可見獄官縱吏違法故將士類凌蔑特將司理趙師夔罷黜人吏戴安禮沈謙決配施行伏候勅旨

是日李元礪就擒

元礪欲圖羅世傳而先為世傳所縛其徒就執者二十有八人於是江南湖南二帥司皆言十二月十一日大戰於秋平野當日巳時生擒元礪而湖南又言

本司不敢爭奪已解赴江西安撫司矣奏未至會鎮
江都統制畢再遇過朝歸以是月壬申內引朝論欲遣
再遇過討之未決明年正月江西奏呈乃命王簡卿同
許俊召募土人識認元礪正身訖照條晝法施行

辛巳黎州青羌奥失索降

努兒結以乾道九年之春盜邊淳熙十一年之秋歸
漢十二年之春被縛努兒結之弟三開以十四年之
秋復讐三開之弟失落盤以十五年之夏納欵努兒

結之子曳失索以慶元元年之春再爲報復之事至

是冬納欵始終凡三十六年云

是歲賑諸州大水

臨安紹興府嚴衢州大水賑之仍免其賦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謄録監生臣董　誠

謄録監生臣俞光豫